



## ■ 雪泥鸿爪

## 铺沙瓜

乔忠延

时下，再也无法吃到铺沙瓜了。

我不是说时下的瓜不好吃，只是，再好吃也不是铺沙瓜那纯美的味道。铺沙瓜只能鲜嫩在我的童年，并且永远甜润着我的童年。

大年过去没多日，田里的绿色还若有若无。远瞧，大地已不再贫寒荒秃，无边的绿意在泛滥。可是，走近去追觅，却找不见一株惹眼的绿草。这时，邻里的叔叔伯伯都荷担远行，去十里开外的涧河滩往回运沙子。准确地说，那不应叫沙子，该是沙渣，或者说沙砾更为准确。那沙砾很粗，粗得简直就是一粒一粒的细小石子。宽阔的涧河滩上，这沙砾遍地都是，却不是铲起来就能装进筐。多数沙砾都隐在下面，上头是鸡蛋、鸭蛋、鹅蛋般的河卵石，也有大过人头的，更大的几乎大过碌碡。因而，要往村里挑这沙砾，必须提前搬掉甩开大小石头，再把散乱的沙砾聚拢在一起。搬石头甩石头费劲，聚沙砾费劲，将沙砾一担担、一趟趟挑回村去更费劲。费劲地挑回去还没完，还要费劲地铺在田里。铺厚了不行，铺薄了不行。厚了，阳光晒不暖田土；薄了，阳光晒透了田土。晒不暖田土等于没铺沙，晒透了田土等于白铺沙。费劲呀，费劲！费这么大的劲，将沙砾平展展铺开干什么？

种瓜，种西瓜，种甜瓜。

在沙砾地里摘下的瓜，就叫铺沙瓜。

铺沙瓜熟得早，别的西瓜还小得似是甜瓜，甜瓜还小得似是青枣，这儿的瓜就熟了。瓜熟了，叫作开园。开园，算不上节日，可在农家的孩童眼里，那日子和节日一样。因为，小小的我们对节日的定论，无不就踅摸点好吃的。而这开园，说穿了就是吃那甜蜜蜜的西瓜、甜瓜。

铺沙瓜最甜。好像那瓜不是瓜，就是一个绿色的糖罐。舌尖舔舔是甜的，牙齿咬咬是甜的。水是甜蜜蜜的，瓢是甜丝丝的。含在嘴里，嘴里甜；咽下肚子，肚子甜。早上吃了，白昼甜；晚上吃了，梦里甜。甜了庄户人的光景，从始齿的孩童一直甜到了缺牙的翁妪。

小时候只知道铺沙瓜甜美了日子，却不知道为啥甜美。年岁大些明白了，这瓜熟得早，是因为那沙砾像一重棉被，将白天晒热的暖气焐在里面，每畦土地温度都很高。别的瓜夜晚懒睡白天才长，铺沙瓜却夜以继日一个劲地长。长得把叔叔伯伯们聚沙、担沙、铺沙费过的那些力气都用上了。这瓜甜，是因为那沙砾如一袭纱帘，遮掩了阳光对地面的直晒，土壤蒸发的水分少。别的田里干旱了，必须浇水，不浇水瓜秧就会干渴致死。铺沙瓜没有这般忧虑，不会干旱，不必浇水，天上哪怕落下点毛毛雨，也会渗漏下去，再一天一天供养瓜秧瓜蔓慢慢吸收。如果说，瓜身上凝聚的糖分是个定数，不浇水就不会稀释，不稀释当然要比稀释的甜得多。

再长大，大到现在，铺沙瓜看不见了，遍地看见的都是地膜覆盖的西瓜、甜瓜。这才明白，敢情地膜覆盖不是农业科学家的专利，是他们对农人思路的继承延续。铺沙瓜，无污染，无公害，是地地道道的生态瓜。

时代变迁似乎是先进代替落后，可我总觉得铺沙瓜并不落后，还应该去先进的潮头领跑。

## 通注柴村的那条路

刘锁玲

夏日的清晨，温柔的阳光洒满大地。新开通的87路公交车披红戴花，从市区西北部的柴村停车场缓缓驶出，沿着改造一新的和平北路北段，平稳驶向目的地。

如今的和平北路北段（即小柴段：小东流到柴村）是城市交通的主干道之一，双向六车道，笔直、平坦，交通设施齐全；道路两旁树木葱郁，高楼林立；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光璀璨。

30年前的这里还是荒郊野岭，几堆坟丘静默其中，阡陌崎岖不平。当时汾河西岸小东流以北的村庄，与市区唯一的通道是现今汾西路的前身——太兰乡村公路。从1970年公交开通，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20多年间，这一带只有12路车孤独的身影。

那时从小东流北上，需要先穿过晋机厂外墙与小东流村之间的一条百十米长、约两车身宽的通道，然后左转向西，再右转向北，经过水泥制管厂门前尘土飞扬的马路和北排洪渠上用几块预制板搭成的简易桥，向西爬坡，进三给村，再向

北，是一段不宽却相对平坦的柏油路，经过摄乐村、营村等村庄，再爬坡，横穿一个铁路口，下坡经过芮城村，才能到达北郊区（现尖草坪区）委所在地柴村。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尖草坪区的道路建设也日新月异。据2006年版《太原市北郊区志》记载：“1997年5月17日，和平北路小柴段奠基，经过建设者3个多月的奋战，8月25日竣工通车。”之后，这条路几经拓宽改造，日臻完善。最新一次改造始于2022年7月，同年11月下旬通车。此次改造不仅拓宽了路面，完善了设施，还铺设了下穿铁路、污水管线，道路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和平北路小柴段的变迁，只是尖草坪区道路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滨河西路、文兴路、和平北路、柴西路、金汇路、汾西路、多福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以金桥街为代表的大小街道数不胜数，再加上横跨汾河的柴村桥、摄乐桥，以及北中环、太原绕城高速等现代化路桥的加持，人们的出行越来越便捷，心情也越来越舒畅。

## ■ 咬文嚼字

## “一份子”还是“一分子”

郭桂红 文/图



“三晋先锋”学习平台“远程教育”播出了晋城东瑶泉村的宣传片《村里的一份子》（见上图），简介中写道：“他们与村民同气连枝、同甘共苦，已经成了村里的‘一份子’。”片名和简介中的“一份子”都用错了，正确词形是“一分子”。

“分子”是同形异音词。读作“fēn zǐ”时，可以表示“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本物质一切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由原子构成”，也可以表示“分数当中的分子”。而读作“fèn zǐ”时，是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等。

“份子”是轻声词，读作“fèn zi”，指合伙送礼时各人分摊的钱，如凑份子；也泛指做礼物的现金，如出份子。

简言之，“分子（fēn zǐ）”指称人，“份子”指称钱。按理说，这两个词是容易区分的。人们之所以会混淆，大抵是因为“分”与“份”在旧时并存并用导致的。如“分量”误作“份量”，这一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等辞书在四声“分”的义项后均有标注：旧同“份”。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这两个字早已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如“分子”“份子”这一对异形词，教育部、国家语委2001年12月19日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明确将“分子（fēn zǐ）”作为正确词形，并在表后强调，此词与分母相对的“分子”、由原子构成的“分子”（读 fēn zǐ）、凑份子送礼的“份子”（读 fèn zi），音、义均不同，不可混淆。

宣传片《村里的一份子》中，驻村工作队队员虽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却与村民同甘共苦、实打实为村里服务，积极推动东瑶泉村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俨然成了村子里的“一员”。故，不可用“一份子”，而应该用“一分子”。

“别来无恙”是句问候语。单从字面上看，“别”指离别，“来”指归来，“无”意即没有。但是作为关键字的“恙”，意涵就不那么简单了。

“恙”，指恙虫。按照《易传》说法，“恙”，是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很可怕。古代卫生条件较差，人们过着草居露宿的生活。这种毫无防范能力的生存状态，使当时的人非常害怕藏在草丛里的“恙虫”。这种虫子往往寄生在人或鼠等动物身上，吸取体液，还传染病毒。初蛰时，人感到皮肤火烫奇痒，接着便呈现红斑，长出水痘，并伴有发烧症状以至不能安眠。那时的人没法消灭“恙”，只能任其骚扰。所以，人们每当见到久别的亲友时，首先要问“无恙”？



## 话说“别来无恙”

梁文俊

“别来无恙”就是“自从离别归来，但愿你没有什么疾病或不幸”。它表达了对长期不相见的亲人或朋友健康的关心，祝愿对方平安幸福。这是一种双重意思的表达，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除了人们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外，“别来无恙”这个词也大量出现在小说、戏曲中。如：《元曲选·冻苏秦》第三折：“岂知你故人名望，也不问别来无恙。”《西厢记》卷四：“莺莺坐夫人之侧，生问曰：‘别来无恙否？’莺莺不言而心会。”《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只见晃秉烛被甲而坐。宠突至其前，揖曰：‘故人别来无恙乎！’”《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那大头领呵呵大笑，滚鞍下马，撇了枪，扑翻身便拜道：‘哥哥别来无恙。可知二哥着了你手！’”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们通过手机、微信、电脑等方式联系得多了，说“别来无恙”的机会少了，但关心关爱的心却没变。